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第三十五回 赴京途中驚噩耗 查庫項大府劾欽差

話說周庸祐那日接得港督請函，明日要赴茶會。原來西國文明政體，每一埠總督到任後，即開茶會筵宴，與地方紳商款洽。那周庸祐是港中大商，自然一並請他去赴敘。次日周庸祐肅整衣冠，前往港督府裡。這時港內外商雲集，都互相歡笑，只周庸祐心中有事，未免愁眉不展。各人看了他容貌，不特消瘦了幾分，且他始終是無言默坐，竟沒有與人周旋會話。各人此時都聽得金督帥要參他的風聲，不免暗忖，他一世之雄，而今安在？其中自然有憐他昔日奢華，今時失意的；又有暗說他財帛來的不大光明，應有今日結果的；又有等不知他近日驚心的事，仍欽羨他怎麼豪富，今又由京卿轉放欽差的；種種議論，倒不能盡。說不多時，港督到各處座位與外商周旋。時周庸祐正與港紳韋寶臣對坐，港督見周庸祐坐著不言不語，又不知他是什麼人，便向韋寶臣用英語問周庸祐是什麼人，並做什麼生理。韋寶臣答過了，隨用華語對周庸祐說道：「方才大人問及足下是什麼名字，小弟答稱足下向是港中富商，占有口口銀行數十萬元股本，又開張口記銀號，且產業在港仍是不少。前數年曾任駐英使署參贊，近時適放駐口口國欽差，這等說。」那韋寶臣對他說罷，周庸祐聽了，抵強作微笑，仍沒一句話說。各人倒知他心裡事實在不了，故無心應酬。

周庸祐實自知這場禍機早晚必然發作，哪復有心談天說地，只得隨眾紳商坐了一會，即復隨眾散去。回家後，想起日間韋寶臣所述的話，自覺從前何等聲勢，今日弄到這樣，豈不可惱？又想這回禍機將發，各事須靠人奔走，往時朋友，如梁早田、徐雨琴及妻弟馬竹賓，已先後身故，只怕世態炎涼，此後備事更靠何人幫理？不覺低頭一想，猛然想起還有一位周勉墀，是自己親姪子，盡合請他到來，好將來赴京後交托家事。只他父親是自己胞兄，他生時原有三五萬家當，因子姪幼小，交自己代理。只為自己未曾發達以前，將兄長交托的三五萬用去了，後來自己有了家當，那姪子到來問及家資，自己恐失體面，不敢認有這筆數，想來實對姪子不住。今番有事求他，未知他肯否僱我？想罷，不覺長歎一聲。繼又付俗語說「打死不離親兄弟」，到今日正該自海，好結識他，便揮了一函，請周勉墀到來，商酌家事。

時周勉墀尚在城裡，向得周乃慈照拂，因此營業亦稍有些家當。這回聽得叔父周庸祐忽然要請自己，倒覺得奇異，自覺想起前根後抵，實不應與他來往，難道他因今日情景，見橫豎家財難保，就要把吞欠自己父親的，要交還自己不成？細想此人未必有這般好心肝。但叔姪份上，他做不仁，自己也不該做不義，今若要去，便似有個幸災樂禍之心，如何使得？計不如索性走一遭才是。便即日附輪到港，先到堅道大宅子見了周庸祐，即喚聲「十叔父」，問一個安。時周庸祐見了周勉墀，憶起前事，實對他不住的，今事急求他到來，自問好不羞愧，便咽著喉，喚一聲「賢姪」，說道：「前事也不必說了，只愚叔今日到這個地步，你可知道？」周勉墀聽了，只強作安慰幾句，實心裡幾乎要陪下幾點淚來，徐又問道：「十叔父，為今之計，究竟怎樣？」周庸祐道：「前兒汪翰林到來，求充參贊，愚順托他打點省中情事，今卻沒有回報，想是不濟了。隨後又有姓日的到來，道是金督帥最得用之人，願替俺設法。俺早已聽得他的名字，因此送了二萬銀子，托他在金督跟前說個人情，到今又統通沒有回覆，想來實在危險。不知賢姪在省城聽得什麼風聲？」周勉墀道：「余子谷那人要發作叔父，叔父想已知得。少西十二叔且要自盡，其他可想。天幸叔父身在香港，今日三十六著，實走為上著。」

說到這裡，可巧馬氏出來，周勉墀與孀娘見禮。馬氏問起情由，就把方才叔姪的話說了一遍。馬氏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不如先進京去，借引見赴任為名，就求京裡有力的官場設法也好。」周庸祐聽了，亦以此計為是，便決意進京，再在半路聽過聲氣未遲。想罷，即把家事囑托周勉墀，又喚駱子棠、馮少伍兩管家囑咐了一番。再想省城大屋，尚有幾房姨太太，本待一並喚來香港，只恐太過張揚；況金督帥縱然發作此事，未必罪及妻孥，目前可暫作不理。是夜一宿無話。

次日即打點起程，單是從前謀放欽差，應允繳交口口口萬元，此項實欠交一半，就囑馬氏及馮、駱兩管家打算預備此項。如果自己無事，即行匯進北京；如萬一不妥，此款即不必再匯。一面挪了幾萬銀子，作自己使用，就帶了八姨太並隨從人等，附輪望申江進發。那時上海還有一間口祥盛字號，系從前梁早田的好友，是梁早田介紹周庸祐認識的。所以周庸祐到申江，仍在這口祥盛店子住下。再聽過消息，然後北上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金督帥因當時餉項支絀，今一旦兼管海關事務，正要清查這一筆款項，忽又得余子谷到街幫助盤算，正中其意。又想周庸祐兄弟二人，都在香港營業的多，省城產業有限；若姓傳的家財，自然全在省裡，不如連姓傳的一並查抄，那怕不湊成一宗巨款。便把數十年來關庫的數目，自姓傳的起，至周乃慈止，統通發作將來。又付任冊房的是潘氏，雖然由監督及書吏囑咐註冊的，惟他任的是假冊房，也有個通同舞弊、知情不舉的罪名。且他原有幾十萬家當，就不能放饒他。主意已定，因周庸祐已放口口國的欽差，恐他赴任後難以發作，便立即知照口口國領事府，道是「姓周的原有關庫數目未清，貴國若准他赴任，到時撤他回來，就要損失兩國體面，因此預先說明」。那口口國領事得了這個消息，即電知駐北京公使去後，口口駐京公使自然要詰問外部大臣。金督又一面令幕府絕招，電參周庸祐虧空庫款甚巨，須要徹底清查。並道周某以書吏起家，侵吞致富，復貪緣以得優差，不特無以肅官方，亦無以重庫款，若不從重嚴辦，竊恐互相效尤，流弊伊於胡底等語。招上，朝廷大怒，立命金督認真查究，不得稍事姑容。

時周庸祐自抵申江，抵與八姨太同行，餘外留在省港的朋友，都不時打聽消息如何，隨時報告。這會聽得金督參招考語，魂不附體。隨後又接得京中消息，知道金督上招，朝廷覽奏震怒，要著金督認真查辦。周庸祐一連接得兩道消息，幾乎平下淚來。便又打電到京，求權貴設法。無奈金督性如烈火，又因這件事情重大，沒一個敢替他說情，只以不能為力等話，回覆周庸祐。

那庸祐此時如坐針氈，料北京這條路是去不得的，除是逃往外洋，更沒第二條路。只目下又不知家中妻妾兒女怎樣，如何放心去得？適是晚正是回祥盛的東主陳若農請宴，先日知單早已應允赴席，自然不好失約，惟心裡事又不欲盡告人，只得勉強應酬而已。當下同席的原有八九人，都是廣肇幫內周庸祐往日認識的朋友。因是時粵中要發作庫書的事，滬上朋友聽得，都是半信半疑，今又見周庸祐要赴京，那些朋友倒當周庸祐是個沒事之人，自然依舊巴結巴結，十哥前十哥後，喚個不絕。那周庸祐所招的妓女，喚作張鳳仙，素知周庸祐是南粵一個巨富的，又是花叢中闊綽的頭等人物，便加倍奉承。即至娘兒們見鳳仙有了這個般闊綽的姐夫，也替鳳仙歡喜，千大人萬大人的呼喚聲，哪裡聽得清楚。先自笙歌弦管，唱了一回書，陳若農隨後肅客入席。那周庸祐叫局的，自然陪候不離，即從前認識的妓女，也到來過席。

這席間雖這般熱鬧，惟周庸祐心中一團積悶，實未嘗放下。酒至半酣，各人正舉杯遞盞，忽見口祥盛的店伴跑了進來。在別人猶不知有什麼事故，只是周庸祐心中有事，分外眼快，一眼早見了口祥盛的店伴，料他慌忙到來，不是好意。那店伴一言來發，即暗扯陳若農到靜處，告說道：「方才工部局差人到店查問，是否有廣東海關庫書吏，由京堂新放口口國欽差的，喚做周庸祐這個人，當時店伴只推說不識此人。惟工部局差人又說道：『姓周的別號棟臣，向來到滬，都在你們店子裡出進，如何還推不識？』店中各伴沒奈何，便問他什麼緣故。據差人說來，原來那姓周的是虧空庫款，逃來這裡的，後由粵東金督帥參了一本，又知他走到滬上，因此密電本埠袁道台，要將周庸祐扣留的。今袁道台見他未有到衙拜會，料然不在唐界，所以照會租界洋官，要查拿此人。後來說了許多話，那差人方始回去。」陳若農聽了，一驚非小，暗忖這個情節，是個侵吞庫款的私罪重犯，凡在通商的國都要遞解回去的，何況這上海是個公共租界，若收留他，也有個罪名。且自己原籍廣東，那金督為人，這脾氣又是不同別人的，總怕連自己也要拖累，這樣總要商量個善法。便囑令來的店伴先自回去，休要洩漏風聲，然後從長計算。

那店伴去後，陳若農即扯周庸祐出來，把店伴說的上項事情，說了一遍。周庸祐聽得，登時面色變得七青八黃，沒句話說，只求陳若農憐憫，設法收藏而已。陳若農此時真是人面著情，方才請宴，怎好當堂反臉？且又相識在前，不得不留些情面。惟究竟沒什麼法子，兩人只面面相覷。陳若農再看周庸祐這個情形，實在不忍，不覺心生一計，即對周庸祐說道：「多說也是無用，小弟總

要對得老哥住。但今晚方才有差人查問，料然回去下處不得，若住別處，又恐張揚。今張鳳仙如此款洽，就當多喝兩杯，住鳳仙寓裡一宿，待小弟明天尋個秘密所在便是。」庸祐答聲「是」，隨復入席。各朋友見他倆細語良久，早知有些事情，但究不知得底細，只再歡飲了一會，周庸祐托稱不勝酒力，張鳳仙就令娘兒們扶周大人回寓裡服侍去後，陳若農又密囑各友休對人說周某離在那裡。次日，陳若農即著人到工部局力言周庸祐不在他處。工部局即派人再搜查一次，確沒有此人。若農即暗引周庸祐回去，在密室裡躲藏，待要逃往何處，打聽過船期，然後發付，不在話下。

這時粵中消息，紛傳周庸祐在上海道署被留，其實總沒此事。金督帥見拿周庸祐不得，心中已自著惱，忽接北京來了一張電報，正是某王爺欲與周庸祐說情的。那電文之意，道是「周某之罪，確是難恕，但不必太過誅求，亦不必株連太甚」這等話。金督帥看了，越加大怒，暗忖周庸祐全憑得京中權貴之力，所以弄到今日。屢次勸他報效贖罪，種種置之不理，實是待著王爺，就瞧自己不在眼裡。我今日辦這一個書吏，看王爺奈我怎麼何？因此連忙又參了一本，略謂「周庸祐兄弟既吞巨款，在洋界置買財產，今庸祐聞罪先遁，作海外逍遙，實罪大惡極。除周乃慈已服毒自盡外，請將周庸祐先行革職，然後抄查家產備抵」等語。並詞連先任庫書傅成通同舞弊，潘雲卿一律查抄家產。招上，即行准奏，將周庸祐革職，並傳諭各省緝拿治罪。正是：

夢熟黃粱都幻境，名登白簡即危途。